



儒

藏



精華編二五七冊下
集部

儒藏

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儒藏精華編.二五七：全二冊/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編.—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7.10

ISBN 978-7-301-11975-4

I. ①儒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儒家 IV. ①B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（2016）第314316號

書名	儒藏（精華編二五七）（上下冊） RUZANG
著作責任者	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
責任編輯	周 粟
標準書號	ISBN 978-7-301-11975-4
出版發行	北京大學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
網 址	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：@北京大學出版社
電子信箱	dianjiwenhua@126.com
電 話	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
印 刷 者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經 銷 者	新華書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6開本 95.5印張 980千字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定 價	1200.00元（上下冊）

未經許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。

版權所有，侵權必究

舉報電話：010-62752024 電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，請與出版部聯繫，電話：010-62756370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國
家
出
版
基
金
項
目

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

「十一五」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·重大工程出版規劃
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
北京大學「九八五工程」重點項目

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二五七冊

集部

下冊

涇野先生文集(卷之十七—附錄三)〔明〕呂

枬

.....

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

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

門人徐紳編刻

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

門人吳遵編刻

記 四

學易窩記

荆溪子築學易窩成，問記焉。涇野子曰：「易，手也；易，足也。」既謂之手，又謂之足何？曰：「不手則僂，不足則跛，能持而行，易在斯乎。」何以不言心？曰：「持

亦心也，行亦心也。何持無心？何行無心？」「則何以言學之？」曰：「凡天地皆物，凡物皆身。身而不物則僻，物而不身則馳，身物咸通曰易。是故孔子之翼，周公之爻也；周公之爻，文王之卦也；文王之卦，伏羲之畫也。伏羲之畫，仰觀天文，俯察地理，遠取諸物，以近取諸身也。」「然則孔子五十而始學《易》，衝四十而學《易》，不可乎？」曰：「有聖人之學，有賢人之學，有學者之學。聖人之學，究其極也。賢人之學，思其誠也。學者之學，求諸始也。荆溪子心明而習正，能即身以見物，其庶乎！其庶乎！」

遊燕子磯記

己丑之歲，二月丙辰，虛齋王子崇邀弘

齋陸伯載及予同遊於燕子磯，^①蓋講之去秋，而今始踐之者也。是日晨興，予獨先往。北出觀音門，即傍山西行，其路礧礧偏仄，輿馬皆難，乃令吏扶持，迤邐而步。登弘濟寺，階磴十數層，病足艱進，一皂前挽衣袂，一皂後擁推之，兩吏攬掖而後上。出寺而西，則觀音巖也，怪石礧垂，蒼黛參差，上接雲霄，而大江自龍江關西南來，直過其下，俯按女牆睇之，頗可驚駭。僧曰：「此其下，基皆石甃，僧衆朝夕行，猶垣途爾。」予嘆曰：「果然。苟有基，雖臨深淵亦無妨也！」昔列子言『當呂梁之上，履危石，足二分垂在外而不怖』者，尚未似僧言穩爾。」乃從僧上觀音閣。閣亦傍巖下，就江唇築基，基上交豎九柱皆丹，柱上棚棧構閣，閣三面皆闌干，馮之瞰江，若在樓船頂立也。是時晴見萬里，日映碧流，江豚吹浪，上下逐波，

西望定山，細如蛾眉，東指瓜步，小如丘垤，他山皆閃閃冥冥，如落鴈蹲鵠，不可辯矣。

昔予在解州，嘗遊龍門，酌底柱，登流丹亭，汲河烹茶，以吊禹墳。至此乃勃然興懷：將天下奇觀尚有過斯二者乎？夫河，北方之經也，夫江，南國之紀也，而龍門、底柱以及茲巖，不可不謂之能觀瀾矣。已而曰：「彼禹之親窮其源流者，又不知何如也。」閣之東厓上有石刻詩，^②乃白巖喬公篆書，覽畢方欲和之而虛齋至，未久而弘齋亦至，乃解袍帶，復同升閣上，流覽嘆賞，久而後下。虛齋欲列椅懸巖下，對江而酌，予頗難之，弘齋曰：「此何妨？」昔予至天台、鴈蕩，天柱一峰，突兀崒嶺，四面如削，其高不

① 「於」，萬曆本無。

② 「厓」，萬曆本作「巖」。

啻數百丈，亦嘗茶酒其下。」予聞之，又飄然志在天柱峰頭矣，嘆曰：「安得素心人共晨夕於此，以終身邪！」虛齋曰：「近亦厭俗累爾。」予曰：「此又非物來順應之意。夫政則亦有然者矣，惟當求諸己，不當疑諸人。我無滲漏，他何足較？」弘齋曰：「大抵置得喪窮通於外物，而後無不自得也。」予曰：「然今之爲政者，徒知征民，而不知民之所以征，徒知杜請謁，而不知請謁之所以杜。是故寬行於催科之始者，仁也，嚴立於請求之先者，信也。」是時虛齋方有少參典糧之行，故及之。

已而虛齋又列席於觀音堂，予曰：「此非唐虞也？」二君因論及禹，以至聖不可知之神。予曰：「則何以能神？」弘齋曰：「物至無不知則神。」虛齋曰：「精義入神。」予曰：「『精義』乃入神之路，非所以盡神也。」

若『無所不知』，亦自神之用而言爾。必也其至誠乎？惟至誠，則能公且明。明而不公非神也，公而不明非神也。是故雖妖孽，或有善焉；雖禎祥，或有不善焉，故至誠如神也。」是時酒肴既行，僧茶再至，而予和白巖公詩亦成。卒爵，欲往燕子磯，虛齋乃招二篙師來，泛舟而往。舟中猶傳杯，不三爵而至觀音港，解舟登壽亭侯廟。先至水雲亭，其扁爲予友景前溪所書，精采如神存。乃面江小坐，與觀音巖看江又不同矣。遂上謁壽亭侯，其祠左簷有大觀亭，亦前溪書。至此看江，日隱斷雲，煙霧霏微，蒼茫無際，與水雲亭又不同矣。遂攀松捫蘿以上燕子磯，磯皆巉石疊起，水圍三面，其石罅猶見江轉磯底，此可以高覽八極無礙也。乃弘齋欲坐於磯盡頭，予力挽之，而後坐中磯。道士曰：「五七年前，江衝磯前，故磯

下水深，不可尋丈。自立關廟後，水頗遠磯而去，今南徙磯東數百家矣。」然斯言也，特欲靈雲長而實不知雲長也。二君皆補和前詩，虛齋又命行酌，然酒鑪中火寂，三召之而不至。頃一介來曰：「有尊官三人者，已遣人至此掃庭除、治器具，夜即來也，可先去。」是時已暮，弘齋便欲拂衣回宿觀音巖，予與虛齋皆不可，虛齋曰：「此或其道士誤遣此介爾。」召道士而數之，道士屈，予遂作《登燕子磯》詩以發笑。火至酒熱，傳杯興酣，北望泰山，東瞰蒼海，^①灝氣縈迴，靈光掩映，蓋又不知此身之在天地間也。

抵暮而下，則虛齋又命列豆籩，旅肴核於水雲亭矣，予曰：「此又非唐虞也？」蓋平日與二君交遊，常曰唐虞時，言人之短不爲刺，言己之長不爲誇，故禹或「曰吁」而皋陶不怒，皋陶或自「曰都」而禹不嫌。後世

口雖溢美，心實隱情，在外有餘，在內不足，學廢政弊，皆此出也。故飾情之辭，過禮之費，彼此有見，稱「唐虞規」。遂命僮子撤其繁品，三人兩几，一燈長江。已而盪櫓槳，^②呼欸乃、泊舟投磯者，皆次第而來。虛齋曰：「舟中之人至此，亦可謂得所止矣！」予曰：「然恐懼憂患，^③好樂忿懣，於是時皆免乎？」二君乃補和予磯上詩，而予方懷前溪水雲之書，欲題而未竟也。乃皆入道院就寢，夜中鳴雨大作，^④頗擾夢寐。

晨興詩完，書卷于倚磯亭中。垂畢，有報太常西唐牛公、毅菴黃公自祭天妃廟放舟來矣。二公聞予三人者在，乃即枉顧於

① 「瞰」，萬曆本作「聯」。

② 「槳」，原作「漿」，據萬曆本改。

③ 「患」，萬曆本作「思」。

④ 「鳴」，重刻本作「風」。

倚磯亭，揖罷，乃遂邀往大觀亭，云有設也。予三人者送至水雲亭暫憩，二公請延上座，固辭。西唐曰：「此繁文不可有。」予曰：「此文卻不可無爾。」遂酌二公，而後赴大觀亭之宴，因述昨暮道士之事，爲一大笑云。予問：「自西來新亭，何處爲的？」西唐曰：「據盧循傳，其派在江西南，^①而後東入於海，似今馴象門外爲是。」予曰：「志稱勞勞亭亦近是，此或然也。」於是西唐或舉海上諸寇自尉佗以至孫恩，或舉太行諸賢如岳飛、劉因、京房、束皙、許魯齋之輩，而不以爲誇也；穀菴或言曲江、何真、開嶺保障之功，或舉昌黎、元城、東坡避地之美，而不以爲謙也。

於戲！自聖祖開國以來，混車書於六合，兼江河于一統，故予得與諸公登斯亭也，言徵今古，氣吐風雲，人秦越而志合，地

南北而道同，雖約之於半年，乃遇之於不期，情本玄通，義則神授，笑語無擇，斟酌不算，則予常稱唐虞之風者，不在斯行乎！當是時也，霧雨飛冥，魚龍上下，長江與天同色，燕磯與岱埒高，果心曠而神怡，真忘形而無我。遂歌《伐木》之篇，載詠山徑之曲，而不知其聲之魯也。歌亂，虛齋、弘齋皆賡之不已，以贊投壺而散。然獨予酩酊殊甚，輿過佛國寺而後醒。

遊靈谷記

三月之暮，五山潘子約諸僚同遊于靈谷，予以足疾不能遠馬，^②賃輿先往。蓋靈

① 「派」，原作「敗」，據萬曆本改。

② 「馬」，萬曆本作「馭」，重刻本作「行」。

谷之松，亘四五里，周幾十餘里，東至木公山以爲界，森鬱茂密，不可數計，而縱橫絡繹，雜列間植，微瓴甌蹠路，則不得其門而入矣，實予心所耽樂而酷嗜者。往年同南

橋李子日午而始往，不久即返，未盡其奇，於心恒不忘。故五山約，亦不俟聯鑣而獨先也。至第一禪林門即下輿，步徙里餘，就蔭佇立，四面睇望，虬枝蛟枚，如麻如葛，然體幹瘦細，多不可棟，間有三二合抱連圍者，則又爲群木壓挽匝擠，不能直挺。予嘆玩焉，而反步徙其下，瑤草仙卉，碧紫爛熳，或並藤蘿，纏繆縈蓋。問諸吏皂不知，但曰野花，則又嘆曰：「彼抱美含芳于幽獨而不名者，其殆此乎！」比至方丈門，見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高祖七勅，備言栽種松竹果子之由，禁止薶取松枝牧馬打草之事，乃然後知此寺風景所造甚遠，而今日公退遊

覽，猶蒙其蔭也。再進至青林堂，見簷前懸榜「高祖親制山居詩」十二篇，賜覺義清濬者，益悉靈谷幽勝，乃知此寺非偶然也！

及登堂，而覺義可浩出拜曰：「公忘往日竹澗之遊，乃久不至邪？」予曰：「一年一度到山中耳。」未幾，五山及雙山秦子、在軒胡子、雍里顧子、郭山況子皆至，南橋以目疾不至，乃爲團聯坐，蓋以況子孫予及五山也。予曰：「山遊，猶執古禮？」在軒曰：「此郭山之盛德。」乃遂舉達磨面壁之事，學亦良苦。予曰：「是蓋入定之功。然使其心有所定，雖終日入市朝，猶寂寂爾；使其心無所定，雖終年面墻壁，猶擾擾耳。」雙山曰：「聞有寶志公像，安在？」雍里曰：「殿後。」予曰：「亦常見其像矣，清臞殊甚。」在軒、雙山曰：「果亦出塵。」郭山若曰：「況居廣居者乎！」而未盡言也，五山遂舉其鄉寒

山、拾得及豐干和尚昇天入巖之事以難衆。予曰：「太虛、人物，實一體也。太虛之氣不得不聚而爲人物，人物之氣不得不散而爲太虛。若曰『仙佛白日昇天』，彼太虛茫茫，何所安著？安得不謂之散而無邪？但世之忠臣義士、聖人大賢，其所養者既固，則其歿也氣未遽散，有時焄蒿悽愴，猶露精采，人皆神之。雖鍊精葆氣之士，其道雖殊，然而死亦不驟解散，^①或依草附木、托親倚故，時一見焉，好事者益張大而奇異之，固有今說。然其氣未有久而不散者，今夫呂嵒、鍾離，何以不數見邪？」雍里遂證以遊魂爲變之事。或曰：「堯舜只他幾千年，其心至今在者何？」曰：「此卻是真神也。若欲堯舜復生而見其形，不可得矣。」何以曰『羹墻見堯』也？」曰：「譬如人子將祭先人，其夜夢見父母依舊行坐、依舊說

話，又或入室而聞嘆息之聲。是時父母已不存，然而夢中白日猶能見者，蓋神交也。夫心之誠，即神也；子之神，即父母之神也。若欲見他人父母，雖用意作夢亦不可得。是故天子有天下，故能夢帝賁良弼，若士庶人，自無此。」又曰：「鬼神亦甚顯，即看天地便見，看日月便見，看吾身便見。」在軒曰：「程子何以曰『若道無時，安能信得及；若道有時，賢卻向某討』？」予曰：「此又非天地日月之鬼神，乃世人所常云云者也。」於是諸君頗有然與之意，而予遂曰：「不知文帝前席賈生時，曾論至此否？」

已而五山又舉海門牛渚潭產龍無數，傍石厓近水處皆龍窟，或出沒焉，或卵育

① 「死」，重刻本作「氣」。

焉，^①舟過其下，亦不傷人。他日黃龍初起，有楊氏者射之，中其一目，黃龍遂將楊氏舟挾置山巔。然至今楊氏亦無害，其餘數十舟，當時反皆覆沒，不知何也。予曰：「龍德而正中者也，豈有所擇乎？」曰：「若是，則數十舟之覆，不幾遷怒邪？」曰：「龍精于目，而不見乎石，其被眇也，未免奮怒震騰，風雷雲雨並作，數十舟者適當其處，故覆。楊氏舟或近岸傍山，故不及。若龍有意，則楊氏舟不止此矣。但楊氏射龍，自是不可，此物能興雲雨以生人，而乃害之，是將受學於支離也，亦異於周氏之斬蛟矣。」五山又曰：「龍見珠，則始成龍。」予曰：「龍始生，角翼未具，既久，有角而爲虬，有翼而爲應。九陽之氣既完而有珠，乃始能變化升騰耳。故語曰『掘驪龍之珠，猶爲道以明著』，爲致曲之驗也。」雙山、雍里曰：「龍自

有珠爲是。」

然是時已過午，遂出遊大佛殿，又其後登禪堂，崇峻弘敞，爽人心目，而寶公石像正當其下，爲吳道子所畫，果非塵世形態，旁鑄自著《十二時歌》。予謂諸君曰：「天地且以十二時分晝夜，此歌雖『向晦宴息者亦忘』，予恐其并『日出而作者亦非』矣。」又北觀寶公塑像，在浮屠塔下，旁有長梯，壁立不可上，乃已。遂出東觀八功德水之九曲，曲上一松奇古，或云高祖掛衣處。其前群礎散布，半掩苔蕪，欲求其故不得。召浩，浩以足瘡辭不至，則遣一僧來，問松不知，問礎不知，問壁間畫亦不知，曰如此則曰如此，曰非是則曰非是，予笑謂五山曰：「此亦子鄉之寒、拾邪？」又曰：「如此却是

①「卵」，原作「卯」，據萬曆本改。